

幸好我沒有放棄

中六勤 劉康妮

幸好我沒有放棄。此刻的我站在頒獎台上，接受著觀眾的稱讚和掌聲，燈光幾乎耀眼得使人睜不開眼來，掌聲如雷鳴。我知道，我賭贏了，也幸好我沒有放棄。

試以一個形容詞形容自己的缺點。對我而言顯然是一易放棄，沒恆心。為甚麼易放棄？很簡單，因為怕輸，當然，人人怕輸，只是程度不一。我以為放棄基本可以概括為兩種：首先是不敢輕易開始，即頭腦中一有念頭就掐斷，但這只是次要因素；其次才是主因，那就是做一件事三分鐘熱度，稍遇困難就放棄。以個人經驗為例吧，我三歲時學過鋼琴，黑白鍵都分不清，彈不過第一級的《卡農》，上了幾課就放棄了；我七歲學過游泳，尤其在冬天訓練，太冷了就哭著說想回家了，連背泳的皮毛都沒學好又放棄了；我十歲時對朗誦稍感興趣，就興致勃勃的報名了，誰料要上台比賽，扛不住比賽壓力，練著練著就又放棄了。當然我還有很多「光輝事蹟」這裡就不一一敘述了。「三分鐘熱度」足以形容我的缺點。

但就算是在如此千瘡百孔的堅持路上，繪畫依然是我始終如一的興趣，並沒有放棄。

繪畫絕對不是我第一個嘗試培養的興趣，當然亦不是最特別具吸引力的那個。論刺激，它比不上攀石露營；論氣質，它比不上彈箏書法；論獨特，它比不上科研旅遊。普羅大眾都以為繪畫能陶冶性情，提升審美觀，增加藝術思維，豐富生活美感。其實我連自己有沒有培養到這些我也不清楚，但當我靜下心來，拿起筆，一筆又一筆在空白的畫布上舞動著筆刷，建構出一個畫面一個世界，從零到一，無中生有，一切由我決定，是我用紅色表達熱情，是我用藍色表示憂鬱。筆起，整個房間只餘下紙張畫筆「嚓嚓、嚓嚓」的細細交談；筆落，摺起畫紙，每次都感覺心曠神怡。

那刻的我沒有放棄的理由，因為身邊每個人都告訴我有天賦，我不放棄就必成大器。「學校設計方面需要你。」「評審很欣賞你。」「真羨慕你畫畫好看。」符合學校的審美、符合評判的審美、符合一般人的審美。一直畫下去的話，就會收到稱讚，就會被需要，被肯定，那為甚麼要放棄？收穫著稱讚，收穫著肯定，連我自己都深信自己很喜歡繪畫。日復日，年復年。

然而，現實總會給你棒頭一擊。看著我手上繪畫大賽的比賽題目《夢想》兩字。我仔細的閱讀解題「試以自己的興趣和經驗，或以個人的價值觀審美詮釋夢想。」我皺著眉頭，似要皺出一個深深的裂縫，想破腦袋，到底要怎麼畫？

中六，人生規劃，就職方向接種而來，考試、面試、對談、升學講座，對未來的迷惘或為了中六的主旋律，似失去了指揮的交響樂。我的確是擅長畫畫，但到底是否以其為夢想，作為一個人生目標，對我而言是一個勇氣的挑戰。比賽的日子將近，就越發焦慮，似一點風聲草動就變得無比的敏感。舉起畫筆在畫布上按兵不動，紅色失去了熱情，藍色失去了清靜，畫盤上的顏色令人逐漸浮躁，畫筆似注了鉛般沉重無比，抬頭看似以往的各色各樣的作品，我第一次醒悟，原來我沒有為自己作過畫。各路成功人士總是在螢幕上鼓勵年輕人追求自己的夢想，以自己的興趣為事業；各路的上班族叮囑年輕人不要以興趣為職業，興趣被灌注了金錢的概念，最後享受的就不是發自本心的興趣了。我舉棋不定，所以我想過作出放棄的前奏——逃避。

逃避一日，消勞永逸。然而時間一長，有一種慣常的無形的難以招架的空虛襲來。這裡是一道坎坷的「坎」，可也是必經的路。我知道，跨過去，大步走，我就贏了，差一點，就好像只差一點，我就知道答案了。就當為自己堅持一下吧。最終我還是屈服在空虛下，我回到空白的畫布前，專心凝視，深呼吸一口氣，聚精會神。我再次揮起畫筆，似堅定的指揮家般，揮動著「指揮棒」，畫面逐漸被顏色豐富起來，湛藍的天空滲出了暖霞的紅色，光線被線條切碎，斜陽下，金線勾勒出畫中女孩的專注身影，畫中的女孩依然揮畫著她眼前的畫，形成了一幅「畫中畫」，

畫中心有一道道溫煦的陽光映照在樹林中，一個嬰兒在爬步，似在追光般，向著白光的方向前行。我放下畫筆，烏雲終於消散，似雨過天晴。我明白了，繪畫就是替我代言，它宣洩我的壓力，它給予我生命豐富的颜色，它給予我成功的喜悅。

後來，在頒獎台上，看著旁邊的畫中畫，不放棄就似是一場豪賭，只可以一直追加著籌碼，追加著努力和堅持。因為，我們都在賭，賭著未知的白光的背後有著只屬於自己不放棄的天地。看著手上的獎盃，幸好我沒有放棄。